

文艺学与美学丛书
WENYIXUE YUMEIXUE CONGSHU

会通

UITONG JINGSHEN

精神

杜寒风 ⊙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会通

HUITONG JINGSHEN

杜寒风 ⊙ 著

精

神

——对中西美学思想的认识

北京广播学院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会通精神：对中西美学思想的认识/杜寒风著 . -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1

ISBN 7-81085-018-0

I . 会… II . 杜… III . ①文艺学：美学－研究－中国－古代 ②文艺学：美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 I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3422 号

会通精神——对中西美学思想的认识

著 者：杜寒风

责任编辑：陈友军

封面设计：武晓强

出版发行：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010-65738557 65738538 **传 真：**010-65779405

网 址：<http://www.cbbip.com>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0.375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85-018-0/B·6 定价：19.80 元

版 权 所 有 **翻印必究** **印 装 错 误** **负 责 调 换**



作者简介

杜寒风，1964年1月生于河北省任县，石家庄市人，哲学博士。1984年南开大学哲学系本科生毕业，198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硕士生毕业，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佛教禅宗）博士生毕业。历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科学系助教、讲师，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副编审、理论编辑室主任，现任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文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艺理论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已出版著作《晚唐临济宗思想述评》、《信：立身兴业的基点》、《天童正觉禅师语录》（释译）、《美学知识精华》（编）。

文艺学与美学丛书编委会

主任 云贵彬

副主任 苗 棣 张 晶

编 委 云贵彬 关 玲 杜寒风 阎惠泉

张 晶 苗 棣 蒲震元 蔡 翔

丛书主编 蒲震元 杜寒风

文艺学与美学丛书
WENYIXUE YUMEIXUE CONGSHU

- 大众文艺学 刘晔原 /著
- 艺术之维 施旭升 /著
- 审美之思
- 理的审美化存在 张晶 /著
- 美学前沿 蒲震元 杜寒风 /主编
- 会通精神**
- 对中西美学思想的认识 杜寒风 /著
- 灵魂的震颤
- 文学创作心理的个案考量 袁庆丰 /著
- 才子文心
- 金圣叹小说理论探源 白岚玲 /著
- 艺术符号美学
- 苏珊·朗格美学思想研究 吴风 /著

JINTONG JINGSHEN

责任编辑：陈友军
封面设计：武晓强

目 录

上 编

孔子的“中庸之道”与“中和之美”	(3)
论孟子、荀子关于“美”的人性论	(12)
荀子的“美善同一”观	(30)
庄子的美丑观及其美学意义	(34)
中国古典音乐美学形成的理论线索	(43)
唐代书法美学管窥	(59)
从欧阳修的美学看中国文人的审美意识	(69)
明清美学的两个基调	(106)
王国维美学与20世纪中国美学	(118)

中 编

歌德对自然、自然与艺术关系的美学思考	(135)
市民社会美学的展望	
——卢梭美学思想初探	(143)
《爱弥儿》中的美学思想	(154)
叔本华美学思想摘要	(164)
叔本华艺术美学述评	(174)
立普斯的移情说	(188)

下 编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美感的思想的 历史地位和贡献.....	(197)
马克思主义美学方法论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 方法论的关系.....	(228)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美理论.....	(232)
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建设之我见.....	(254)
毛泽东美学思想的再认识.....	(259)
毛泽东论艺术的继承和借鉴理论.....	(278)
审美的革命性变革.....	(288)
新时期邓小平文艺理论的历史贡献.....	(292)
对艺术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思考.....	(308)
传统文化、传统美学与移植文化、移植美学 存在的问题.....	(315)
全球化中的文化问题.....	(320)
后记.....	(328)

上 编

孔子的“中庸之道”与“中和之美”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倡导仁者爱人，要求人们要强化自我的克制能力，以礼让的态度、立场来化解矛盾，调和矛盾，在哲学上实行和贯穿了影响至今的“中庸之道”。孔子“中和之美”思想的奠立，发挥了“中”与“和”的观念，无疑也受其中庸哲学的支配。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是一种美德，它是大家所长久缺乏的。正因为人们缺乏这样的美德，孔子才力举中庸之德，并把它作为待人处事的一种目标，它同时还有方法论的意义，不偏一端，两方取中，不失为一种明智而现实的选择。它作为一种道德标准，是人们认知过程中的价值判断和践行依据。

“中庸”有自己的内涵与外延，它突出强调矛盾对立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统一，当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时，能够做到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就可以达到好的收效。“中庸之道”是一种规范和尺度，恰到好处，适合客观情势的发展需要，乃是“中庸之道”的本归，其协

调、调和的机理是排解矛盾、冲突，由不平衡实现新的平衡，其思想精神无非是做到“中和”。

中庸原则绝不是一种消极的原则，不是拼合，而是有机地调节，积极地变通，“中”不偏不倚，两端之中，允执厥中，适中这一原则是具有高度智慧的原则，不过不及，正好把握了度的界限，是认识的全面性、辩证性的体现，充满了辩证的思维方法。“中庸之道”渗透在孔子的言行之中，把它运用到美学理论上，我们可沿用后人所分析的那样，称其是一种“中和之美”。评论诗乐，不论是内容、形式，构成它们的要素及其关系，都要达到尽善尽美，和谐圆融，它所凸现的是儒家的审美理想和人文精神。

《礼记·中庸》把“中和”视为世界的本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之美”的中和，既是一种范畴，也是一种境界。

“‘中’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具有绝对的本体意义和普遍的道德价值的哲学范畴，同时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学境界。”^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②，“执两用中”原则完全可以用以阐释个体和社会关系中的美学问题，“这些学说所贯穿的基本思路，就是在情与理、美与善、文与质等等矛盾中，寻求一种持中不偏的解决，其中尤以情与理的中和之美为旨归。……这一情、理中和理想就最终落实为‘礼乐皆得’的审美教化体系。该教化体系虽在后代儒家美学中时有调整，但其‘执两用中’的基本原则始终不变。”^③这一理想的美学境界中，矛盾双方不偏不倚、持中致和，“中”以至“中和”所关注的是持中不偏解决两两相对的

① 仪平策：《论中西美学和谐理念的两大范式》，《学术月刊》2000年第1期。

② 《礼记·中庸》。

③ 仪平策：《论中西美学和谐理念的两大范式》。

矛盾关系。

孔子主张文质统一，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① 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回答：“绘事后素。”^② 先有好的内容，再配以美的形式，符合仁的要求就不会误入歧途。“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③ “人而不仁，如乐何？”^④ 在此，强调了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孔子提醒人们不能老是认识形式，还要认识内容。

孔子尽善尽美的美学理想中，内容与形式完美地统一在一起，构成他美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论语·八佾》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乐，在形式上很美，有其迷人之处，使孔子达到了三月不知肉味的状态。同时《韶》乐在内容上是歌颂舜的美德的，舜是孔子崇拜的人物，内容上是善的。舜揖让传位，选贤举能，表现其仁爱之心，孔子赞赏之就毫不奇怪了。而《武》乐，形式上是很美的，但却不具有尽善的地方，它的内容是歌颂周武王的武功的。用武力夺取天下，在孔子看来不是最佳选择，不是上策，文治可感召天下，甚至可把远方的少数民族也能召唤到自己的旗下。如果一个艺术作品做到了尽善尽美，美善统一，那才是实现了理想的目标。只善不美，或只美不善，都是片面的，有缺陷的。道德理想与审美理想可以统一。

《论语·雍也》中写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祝鮀是卫国的大夫，才智高超，宋朝是宋国

① 孔子：《论语·雍也》。

② 孔子：《论语·八佾》。

③ 孔子：《论语·阳货》。

④ 孔子：《论语·八佾》。

的公子，容貌俊美，两人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呢，孔子的这句评论具有鲜明、强烈的倾向性，这里偏重内在的东西，对于智慧、才干是看重的，而对于外貌、形象则相对是不看重的。没有祝鮀那样的才智而只具有宋朝那样的美貌，就不好消灾避难。因为没有头脑，没有思想，徒具外表，就等于没有灵魂。有了聪明才智，就不大容易被人欺骗、伤害，就有可能培养起爱美之心，培养出区分美丑、鉴赏文学艺术作品优劣高下的能力。孔子的中和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道德美学、伦理美学。它看重美与善之间的密切联系，美善互用，美要为善服务，要服从于善的统驭。

孔子在回答子张“何谓五美”时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①“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②他说过著名的一句话“里仁为美”^③。就是讲，居住的地方由于街坊邻里相互遵守道德，人人求善，这就具备了美，这里直接把善当做了美本身，善的思想行为就是美的思想行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④这种修养途径，可实现和完善人格之美、精神之美。像尧舜周公这样的人物具有令人尊敬的品德，他们的人格是圆满型的人格，是全面发展的典范。正确处理好人际关系，仁者爱人，温良恭俭让，就能使“大同”的美好理想变为现实。孔子为我们描绘了怎样一个“大同”世界呢，这就是有名的《礼记·礼运》中所说的那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

① 孔子：《论语·尧曰》。

② 孔子：《论语·颜渊》。

③ 孔子：《论语·里仁》。

④ 孔子：《论语·述而》。

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评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①，孔安国注：“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②朱熹注：“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③《关雎》由于把握了适度的哀乐，没有过分地渲染，情感表现平和安恬，效果在孔子看来，是他感到至为满意的。如果与之相违，哀乐没有节制好，过分渲染，不但使人丧失应该具有的审美愉快，也会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戕害和破坏。基于孔子人学的仁爱立场，艺术的作用对人的精神、对人的身体都要有益，而不能使人受到损害，如果对人有益，这样的“中和之美”才是人道的美，符合人情感的正常宣泄和人格的全面发展。对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一原则的看法，国内学者不尽一致。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认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原则，是“中庸”原则在美学批评上的运用。“意识到了艺术所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而不应该是无节制的、动物性的情感。这个基本的思想使得中国艺术对情感的表现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保持着一种理性的人道的控制性质，极少堕入卑下粗野的情欲发泄或神秘、狂热的情绪冲动”该书不同意长期以来这一原则经常被看作是维护封建礼教的完全消极的东西，孔子的说法里，包含了孔子对于人的尊严和生命的肯定，因为他要求人正常合理的、健康的发展，反对沉溺于享乐，反对过度的哀伤，这并没有什么错误。故而肯定了它的话的价值。“在去除了孔子思想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的具体内容之后，孔子所说的‘过犹不

① 孔子：《论语·八佾》。

②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

③ 朱熹：《论语集注》。

及’……，是一个仍然适用的美的哲学和审美心理学的普遍原则”^①。应当说这种看法是有合理性的，看到“过犹不及”这一基本原则的普遍性和包容性，对理解艺术创造、艺术欣赏等问题是有它的积极作用的。

而在《中国音乐美学史》里，蔡仲德同样承认“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中庸”之道在音乐美学中的运用。但他主要是有保留地肯定，而不是全面肯定。他指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要求是为反对郑声、维护雅乐而提出的，所以它不是针对人兽之别而言，而是针对雅郑之别而言，不是着眼于人类的存在与健康，而是着眼于礼、乐的存在，等级社会的存在，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礼出发，不是笼统地说情要受理节制，而是具体地说情要受礼节制，要合于礼的度量、分寸，不得逾越。这是对正常人性的压抑，使之不能健康地发展；更是对乐中之情的束缚，使之不能自由地抒发。因此，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准则评价过高是不适宜的”^②。蔡仲德联系奴隶制礼坏乐崩的历史背景，联系“郑声之乱雅乐”的音乐实际，联系孔子关于“郑声淫”的评价和他对郑声与雅乐的不同态度看待“和”而不“淫”的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要求的。《中国美学史》分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并不只限于音乐，而是上升到哲学美学的高度来看待这一原则的，两者理解见仁见智是不足怪的。笔者不同意蔡仲德的对正常人性的压抑，对乐中之情的束缚的观点，孔子无非表现了艺术和审美中度的思想，这是一种类型之美，体现了儒家的中和观点。其实蔡仲德也承认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思想确实包含着要求情理结合，要求音乐中感情的

①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1卷第1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第93—94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版。

表现有一定节制而不伤害身心的合理因素，又说它不是笼统地说情要受理节制，而是具体地说情要受礼节制，似有矛盾处。受理节制与受礼节制不是截然相对的，礼中有理，理中有礼，正如《中国美学史》所分析的那样，“‘先王之道’，之所以‘美’，就在于通过‘礼’的作用使社会达到了和谐统一。而这种和谐统一的实现，也就是‘中庸’原则的实现。”张国庆曾以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为例略谈了文艺理论中出现过某些既体现着中和精神又肯定着和柔风格之类理论观点与诗教的关系。“整个看来，孔子有突出的中和思想，在艺术风格方面兼尚阴柔与阳刚。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一说法中，他肯定的艺术风格是与和柔相近的，当然也就接近于诗教所肯定的温柔敦厚。可是，从思维形式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在肯定着‘两’（‘乐’、‘哀’）的前提下去追求一种和谐关系，明显地具有中和的精神；诗教则是在排斥异己因素的基础上突出地标举一端并执一不变（即仅只标举‘温柔敦厚’一端而不及其余），明显地缺乏中和（和谐）的精神。”^① 在理论实质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孔子所言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中和之美”的某种具体理论表现。

“思无邪”作为孔子具体评介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亦体现了“中和之美”。孔子对《诗经》评价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② “思无邪”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原出处是《诗经》里的一句，“思”没有什么实指的内容，为句首语气助词。“无邪”指的是牧马人在放牧时一心一意的一种精神状态，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的意思。孔子拿过来借用，称道《诗经》的思想内容纯正无邪，赋予了它崭新的涵义。“孔子则把‘思’字

^① 张国庆：《再论中和之美》，《文艺研究》1999年第6期。

^② 孔子：《论语·为政》。